

近读耄耋之年的表演艺术家夏庭光记者录整改的川剧折戏《苏三起解》(载《川剧与观众》报2022年10期),心中为之一喜,感受油然而生,现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守正创新整改戏 简析川剧折戏《苏三起解》

□刘兴明

腿左转”(干大锣“铛”)和“跨腿右转”(干大锣“铛”的喜笑动作展示,不仅形象生动的表现了助人为乐的精神,又强化了喜剧效果,给戏增添了不少趣味。这里的“趣”,既调节了舞台气氛,又使观众从滑稽、可笑中产生兴奋、惊诧和喜悦,从而获得审美情趣上的特殊快感。

感受之三:奇。老本结尾有崇对苏说:“……看见没有?离省城太原不远了,戴上刑枷,该进城啦!”苏即戴枷与崇同下。川剧改本的结尾是:

苏三:干爹,把枷给女儿戴上。
崇公道:该是戴枷了。(自戴)
苏三:(惊)干爹,你这是……

崇公道:老汉就是为了让太原城的父老乡亲看看,我这个吃了几十年衙门饭的老解差,甘心情愿为我女儿戴枷。你这个不戴枷的女犯人,定有不白之冤!

苏三:(激动地)干爹!(双膝跪、磕头)……(崇哈哈大笑后携苏同下)

这样处理,既表现了崇公道善良、正义、大义、抗恶、敢为的洪洞县“好人”形象,又深化了主题,巧妙地把戏推向高潮,给观众带来了无限遐想。这个崇自戴枷的细节描写,可谓再创了个川剧“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川剧《白蛇传》中小青之“忍男忍女”、韦陀之“踢慧眼”、紫金钵之“变脸”等的处理一样,以形象揭示深层人性的内蕴,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川剧《苏三起解》在老本大幕《玉堂春》中并非重点场次,仅“过场戏”而已。但经夏老守正创新整改后,不仅成为一折有思想、有情节、有人物和有看头、有听头、有想头的精彩小戏,而且从一个生活侧面挖掘和开拓出了有意义的主题。说明繁荣戏曲创作“三并举”方针之一的“整理改编传统戏”,大有搞头,大有挖头,大有写头!

感受之二:趣。这里所说的“趣”,并不是单指嬉笑逗乐,更非哗众取宠和玩弄庸俗的噱头,而是指与戏情戏理相关的旨趣、情趣和意趣。剧中崇公道代苏三去城门外客找寻客商,带信南京找三郎一事,其他剧种处理多为崇行至左、右台口,向(内场)房老板询问一句“掌柜的,你这里的客人有往南京去没有?”内白答:“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啦!”然后,崇原话告苏就算完事。现川剧改本则继承化用了传统技法“大跨一步”表演,且剧中人有“跨

渝州早年的川剧界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丑角表演艺术家,同行和玩友都习惯叫他罗怪物。此人,姓罗号清明,1878年生于四川成都三桥南街。罗清明少年时,离开贫寒的家庭,上川戏班学艺,后入1901年创办于自贡的匠字科社深造,科名罗全臣,学小丑,业师邓场圆。出科后,他仍用原名。搬转献艺于贵州、重庆,以及下川东一带。在重庆,他曾先后搭过群仙茶园、悦和茶园、东舞台、一园戏院、又新大戏院(后为重庆剧场,现已不存)等戏班。他是1917年创办重庆裕民科社的“十大领首”之一,为川剧培育“裕”字辈的杰出人才贡献了力量,付出了不少的心血。罗清明所演剧目十分丰富,尤其擅长一批襟襟丑应工的喜剧。

罗清明为什么又叫罗怪物呢?原来是他脑壳大,头顶蓄一撮毛,头部四周剃得精光,額突、脸长、眉短、眼睛圆,下巴特别尖,身材瘦矮,肚儿鼓圆,其长相和修饰颇有点儿怪。他坐滑杆(旧时一种简易的轿子,前有吊起的踏脚板)也与众不同,乘客坐滑竿不是坐,而是仰睡状,与乘轿不同。他坐滑竿身不仰卧,足不跨脚板,屈腿而坐。他在茶馆喝茶,臀部从来都不沾座位,而躬身弯脚贴于高板凳上。对旧社会三教九流的下层人物,他常常凝目注视,仔仔细摸。如茶社提长嘴筒的堂倌,溜进饭庄跑堂的厨师,药铺挑药的抓抓匠,成衣店的裁缝,卖瓜子、花生和摆烟摊的小街边的补锅匠、补缸匠、补碗匠、挑葱卖蒜的乡巴佬,算命卜卦的瞎子以及讨口叫化的乞丐,化缘的僧道,还有那些吊儿郎当的警察,歪戴帽儿穿衣服的滚龙等。他把这些人的语言、行为甚至一颦一笑都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时还当场模仿某一个动作,学某一种腔调。有次,偶遇一位唱“过街玩笑”(在街上自娱自乐)的盲人哼着川剧的腔调到茶馆喝茶,他便移步近身学着盲人玩友的举止神态,跟他摆了一上午的龙门阵。盲人玩友走时,他还找了一根竹棍,装瞎眼人陪他走了几条街。不认识罗清明的人,硬把他当成了瞎子。

他极爱好评书,时时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盯着说书人脸上的表情和手上的动作,扇儿的开、关、转、舞的玩弄,以及惊堂木轻重缓急的敲打。罗清明听书听到入迷之处,评书先生上面讲,他在下面放声学,弄得其他听众哈哈大笑,也招来一两句呵斥谩骂。

他在生活中也有点怪。爱艺于罗氏门下的弟子有几个学习丑角的,虽喜欢老师的襟襟丑戏,也加倍刻苦钻研,总

紧张,终究是老艺术家,功夫在身,加之平时排练十分认真,陈书舫老师非常好地完成了这场演出,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我至今难忘!

1983年全国恢复传统戏,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办中国第四届戏曲演员讲习会,特聘川剧大家陈书舫、阳友鹤、袁玉堃、陈全波、李笑非等为讲习会的所有学员授课,传授川剧知识。我有幸成为陈书舫老师的助手一同前往北京,住西苑宾馆。当年全国各剧种的学员们,如胡芝风等都已成为当今各剧种的艺术大家。

几位老师除了授课还要示范演出,他们的演出受到广大学员们的热捧,从早到晚都是热烈的学习场景。书舫老师的住处,每天来讨教学习的学员们络绎不绝,书舫老师也不厌其烦,耐心指教。这届讲习会是川剧辉煌年代的缩影,我身临其境,感受深刻,尤其跟随陈书舫老师是一种仰视、敬畏和远距离的欣赏。

1974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组建样板戏《杜鹃山》剧组,我有幸被选中在剧中饰演女兵,兼一个小孙女的角色,要知道在那个特殊年代,能进入剧组参加排练是多么不容易,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登上舞台的幸福之感。最让我兴奋的是与陈书舫老师同在一个剧组,同台演出,我是她身边的一个小兵,她演杜妈妈。有一场戏是我们要上山,这段戏她有几句念白,要求在音乐节奏中完成,一个节奏都不能错,这对于常演传统戏,节奏任由演员自己掌握的老演员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是陈书舫老师是那样认真,没有一点大艺术家的架子,一遍一遍地排练,不厌其烦。

记得当年我们是在成都军区影剧院正式演出,演出时,我与她早早候场,她全神贯注,为了这几十秒的戏,她付出了演一个大戏的精力。当时我比她还

认为得不到个中卯卯,抠不到戏中腰子。常常向老师请教:“师傅,我们演起总不及老师自然,也莫得老师中洋,不晓得是哪个的?”罗清明总是笑嘻嘻回答:“光跟我学不得行。一个耙耙吃不饱,一个师傅学不好。还要到街上去学!”罗清明长相怪,生活怪,教徒也怪,演戏自然离不开一一怪!”

他演《补缸》《裁衣》能将大钵代替的缸,签块代替的尺用“活”。他将补缸的活路、裁衣的程序模拟得惟妙惟肖。不仅一般观众说他演得像,就是看过他演《补缸》《裁衣》的补缸匠,裁缝师傅都夸他做得硬是那么一回事,甚至怀疑他做过,至少学过这个行当。

他演《拾黄金》,能细腻刻画出叫花子捡到黄金时的狂喜心情和突然发财后想入非非的心态。《收滥汉》,他不戴帅盔后扁,只将耳幞纹顶上的龙嘴套在脑端的一撮毛上,插翎子一支。演时,则模仿黄莺的扭曲摆动,再摆进木偶身法,活脱脱再现了由黄莺修炼变成的滥汉的本来面目。《出北关》,他操一口川北土语,风趣幽默。敲诈勒索过关人可降到只要一包水烟钱的可笑地步,欺负吃不成,马上变脸要公事公办,塑造了一个又可怜、又可笑、又可恨的小差狗子。《李七起解》的解差,他演得气势汹汹,外强中干,欺弱怕硬。在彪形大汉囚犯李七的拳下,他可以对犯人李七喊爹喊老子,喊爷爷,跪地磕响头。

观众看了罗清明台上演得活灵活现的解差、小差狗,会自然联想到当时社会上的那些欺负老百姓的滥警察可憎可耻的肮脏行为。怪不得某监狱的看守长官在又新大戏院看了《李七起解》亲临后台大兴问罪之师:“哪个叫罗怪物?”“我就是一一怪物有啥事?”罗清明见来者洋洋得意,威威样儿,出言不逊,嘴巴又臭。故意将“怪物”与“有啥事”紧连一起,成了“怪物有啥事”。看守长官训话般地说:“今天这个戏,二天再恁个演,老子喊两个丘八把你毛了!”“有本事!”罗清明竖起大拇指笑嘻嘻地补了一句:“你碰到李七李大爷,还不是跟我演的解差一样。”看守长官吹胡子瞪眼睛,莫可奈何地说:“你娃真是个怪物!”

罗清明擅于塑造戏中人物,尤其是那些阴阳怪气的差役形象,也就是四川人习惯说的怪物。因此,喜欢他演这些角色的观众,反其意而用之,赠他一个怪物的称号。罗清明感谢“衣食父母”的抬爱,更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绰号,时时磨炼舞台上那些怪物角色,处处精益求精,让那些人物怪得有骨头,够回味。他便将“罗怪物”作为艺名了。

本报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下汪家拐街22号 邮编:610041 电话:(028)86120213 邮箱:chuanjuyuguanzhong@163.com 成都市锦慧彩印有限公司 印数:1000份 发送范围:文化艺术界、川剧观众、学校

7月27日

忆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

□余琛

本报记者夏庭光记者录整改的川剧

折戏《苏三起解》(载《川剧与观

众》报2022年10期),心中为之一喜,感受油然而生,现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感受之一:精。川剧《苏三起解》又名《洪洞县》,系《玉堂春》之一折。取材于明

代鸿梦龙《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

内容是:苏三自王金龙去后,矢志不接一

客。被鸨儿计卖于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

沈妻皮氏与赵监生私通,毒死沈,反诬告

苏三;县官受贿,将苏问成死罪。解差崇

公道奉命押解苏三自洪洞县赴太原复审,

途中苏诉说遭遇,崇加以劝慰,且收苏为

干女。

改本首称其“精”,是因为老本有崇公

道先去牢狱与狱官办理苏三交接手续,又

相互玩笑不断,再押解苏上路,显得哆嗦累赘。现改本删除去牢狱过程,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崇上场三言两语叙述苏冤案经过后,即押苏从洪洞县城出发至太原城下之经过,使戏中的人和事沿着故事情节发展;结构紧凑,一环接一环,一节扣一节,层次有序,剧情清清楚楚,明白白,毫无拖泥带水之弊。全剧词白亦言简意赅,文采飞扬,不乏乐趣,充分展示了整改者的清晰思路和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生价值的理念。

感受之二:趣。这里所说的“趣”,并不是单指嬉笑逗乐,更非哗众取宠和玩弄庸俗的噱头,而是指与戏情戏理相关的旨趣、情趣和意趣。剧中崇公道代苏三去城门外客找寻客商,带信南京找三郎一事,其他剧种处理多为崇行至左、右台口,向(内场)房老板询问一句“掌柜的,你这里的客人有往南京去没有?”内白答:“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啦!”然后,崇原话告苏就算完事。现川剧改本则继承化用了传统技法“大跨一步”表演,且剧中人有“跨

7月27日

本报记者夏庭光记者录整改的川剧

折戏《苏三起解》(载《川剧与观

众》报2022年10期),心中为之一喜,感受油然而生,现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感受之一:精。川剧《苏三起解》又名《洪洞县》,系《玉堂春》之一折。取材于明

代鸿梦龙《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

内容是:苏三自王金龙去后,矢志不接一

客。被鸨儿计卖于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

沈妻皮氏与赵监生私通,毒死沈,反诬告

苏三;县官受贿,将苏问成死罪。解差崇

公道奉命押解苏三自洪洞县赴太原复审,

途中苏诉说遭遇,崇加以劝慰,且收苏为

干女。

改本首称其“精”,是因为老本有崇公

道先去牢狱与狱官办理苏三交接手续,又

相互玩笑不断,再押解苏上路,显得哆嗦累赘。现改本删除去牢狱过程,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崇上场三言两语叙述苏冤案经过后,即押苏从洪洞县城出发至太原城下之经过,使戏中的人和事沿着故事情节发展;结构紧凑,一环接一环,一节扣一节,层次有序,剧情清清楚楚,明白白,毫无拖泥带水之弊。全剧词白亦言简意赅,文采飞扬,不乏乐趣,充分展示了整改者的清晰思路和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生价值的理念。

感受之二:趣。这里所说的“趣”,并不是单指嬉笑逗乐,更非哗众取宠和玩弄庸俗的噱头,而是指与戏情戏理相关的旨趣、情趣和意趣。剧中崇公道代苏三去城门外客找寻客商,带信南京找三郎一事,其他剧种处理多为崇行至左、右台口,向(内场)房老板询问一句“掌柜的,你这里的客人有往南京去没有?”内白答:“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啦!”然后,崇原话告苏就算完事。现川剧改本则继承化用了传统技法“大跨一步”表演,且剧中人有“跨

7月27日

本报记者夏庭光记者录整改的川剧

折戏《苏三起解》(载《川剧与观

众》报2022年10期),心中为之一喜,感受油然而生,现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感受之一:精。川剧《苏三起解》又名《洪洞县》,系《玉堂春》之一折。取材于明

代鸿梦龙《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

内容是:苏三自王金龙去后,矢志不接一

客。被鸨儿计卖于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

沈妻皮氏与赵监生私通,毒死沈,反诬告

苏三;县官受贿,将苏问成死罪。解差崇

公道奉命押解苏三自洪洞县赴太原复审,

途中苏诉说遭遇,崇加以劝慰,且收苏为

干女。

改本首称其“精”,是因为老本有崇公

道先去牢狱与狱官办理苏三交接手续,又

相互玩笑不断,再押解苏上路,显得哆嗦累赘。现改本删除去牢狱过程,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崇上场三言两语叙述苏冤案经过后,即押苏从洪洞县城出发至太原城下之经过,使戏中的人和事沿着故事情节发展;结构紧凑,一环接一环,一节扣一节,层次有序,剧情清清楚楚,明白白,毫无拖泥带水之弊。全剧词白亦言简意赅,文采飞扬,不乏乐趣,充分展示了整改者的清晰思路和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人生价值的理念。

感受之二:趣。这里所说的“趣”,并不是单指嬉笑逗乐,更非哗众取宠和玩弄庸俗的噱头,而是指与戏情戏理相关的旨趣、情趣和意趣。剧中崇公道代苏三去城门外客找寻客商,带信南京找三郎一事,其他剧种处理多为崇行至左、右台口,向(内场)房老板询问一句“掌柜的,你这里的客人有往南京去没有?”内白答:“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啦!”然后,崇原话告苏就算完事。现川剧改本则继承化用了传统技法“大跨一步”表演,且剧中人有“跨

7月27日

本报记者夏庭光记者录整改的川剧

折戏《苏三起解》(载《川剧与观

众》报2022年10期),心中为之一喜,感受油然而生,现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感受之一:精。川剧《苏三起解》又名《洪洞县》,系《玉堂春》之一折。取材于明

代鸿梦龙《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

内容是:苏三自王金龙去后,矢志不接一

客。被鸨儿计卖于山西富商沈燕林作妾;

川剧,是巴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传承川剧技艺,弘扬巴蜀文化,对于我们川人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今年,是省委提出“振兴川剧”的第41个年头,近年来,我们文化部门与相关艺术团体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川剧全国巡演、川剧比赛、川剧文化展览,让川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川剧的传承发展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推广效应。无论是《目连救母》《王簪记·秋江》《白蛇传》等传统剧目,还是《巴山秀才》《死水微澜》《草鞋县令》等新编剧目,在经过全新的编排演绎后,也取得了优秀的奖项与良好的大众口碑。当前,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文化环境也日趋多元化。不同文化领域的跨界融合逐渐成为了一种文艺界的“新潮流”,这种文化现状因其紧密契合时代发展与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观,逐渐受到了不少年轻观众的青睐与追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创新形式对于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对于川剧的全面振兴,仅举办“宣推活动”也难免存在扬汤止沸的“膨胀热度”风险,对于长远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随着演出条件的不断完善,各类宣推演出场所多见于“大剧院”“音乐厅”等高端艺术场所,宣传形式也多是通过电视媒体、互联网等媒介,而街巷尾、田间地头等民间场所很难寻觅到川剧的踪影,这种现状不但不利于川剧艺术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反而

让川剧和大众产生了无形的距离感。与此同时,随着川剧艺术的不断创新,传统川剧表演剧目与形式也面临着日渐流失的问题。长此以往,新派川剧在取悦新观众的同时,传统川剧目的传承与发展必然会在这种“新潮流”的冲击下逐步弱化,与此同时产生老观众流失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引起广大川剧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昆高胡弹灯,唱出世

界百态;生旦净末丑,演绎悲喜人生。川剧,来源于民间,也更应该回归到民间。千百年来,川剧艺术以其独特的“接地气”的艺术魅力深受川渝百姓的喜爱。换句话说,艺术的传承离不开群众根基,只有广大小人民群众喜欢的艺术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传统戏曲的振兴离不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厚爱。川剧艺术需要传承,川剧观众同样也需要传承。如今,川剧不仅要“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还应真真正正地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川剧工作者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演出中,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持之以恒采用多种形式传承弘扬川剧文化;另一方面,应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在台上,“唱念做打”奉献精彩剧目;在台下,“俯下身子”了解戏迷需求,以广大老百姓的生活为出发点,传承并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剧目,把“戏台子”真正搭进老百姓的家门口,既培养新观众,又留住老戏迷,让千万川剧爱好者近距离地领略川剧这门传统艺术的风采,切实让“川剧振兴”实现“川剧全民振兴、全面振兴”。

现手法,增强观赏性及审美效应。李慧娘、廖尽忠三追三赶对戏时,运用端襟、蹲步弹襟等技巧表现裴生惊慌失措、恐惧的心态,并以褶子配合慧娘的绫子,将剧情发展

推向高潮。裴禹和慧娘在剧中多次呈现双人舞造型,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二人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

川剧老艺人常讲:“戏无情不感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程式技巧在川剧表演中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川剧小生褶子功的表演特点。在“遇裴”这段戏中,裴禹与慧娘初次相遇,二人情投意合,裴生的褶子与慧娘的水袖一同起舞,宛若翩翩蝴蝶,展现出二人一见钟情的内心悸动之情。在“幽会”戏中,裴禹得知慧娘被杀害,站在面前的是慧娘的魂魄后,通过一个前衔接襟又飞过椅背的动作来表达此时的惊悚。在疑团解开后,与慧娘互通心意,运用前飞襟、后飞襟、掸襟等褶子功技巧,表现二人心意相通,彼此相爱的热恋情愫。贾似道怒而将其杀害,蓄意谋害裴禹将其诓入府中。李慧娘一心挂念裴禹,死后化作鬼魂与裴禹相会,并救他逃离贾府。

为情理中保持各人物角色的个性特点,剧中有意运用如川剧绝活变脸、藏刀、魔烛等演技表

现手法,增强观赏性及审美效应。李慧娘、廖尽忠三追三赶对戏时,运用端襟、蹲步弹襟等技巧表现裴生惊慌失措、恐惧的心态,并以褶子配合慧娘的绫子,将剧情发展

推向高潮。裴禹和慧娘在剧中多次呈现双人舞造型,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二人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

川剧老艺人常讲:“戏无情不感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程式技巧在川剧表演中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川剧小生褶子功的表演特点。在“遇裴”这段戏中,裴禹与慧娘初次相遇,二人情投意合,裴生的褶子与慧娘的水袖一同起舞,宛若翩翩蝴蝶,展现出二人一见钟情的内心悸动之情。在“幽会”戏中,裴禹得知慧娘被杀害,站在面前的是慧娘的魂魄后,通过一个前衔接襟又飞过椅背的动作来表达此时的惊悚。在疑团解开后,与慧娘互通心意,运用前飞襟、后飞襟、掸襟等褶子功技巧,表现二人心意相通,彼此相爱的热恋情愫。贾似道怒而将其杀害,蓄意谋害裴禹将其诓入府中。李慧娘一心挂念裴禹,死后化作鬼魂与裴禹相会,并救他逃离贾府。

为情理中保持各人物角色的个性特点,剧中有意运用如川剧绝活变脸、藏刀、魔烛等演技表

精湛技艺深蕴情理

——评川剧《红梅记》

□尹德锦 朱睿雯



推向高潮。裴禹和慧娘在剧中多次呈现双人舞造型,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二人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

演员在情理中表现技巧,将褶子与身体和情感化作一个整体,并由这个整体呈现舞台表演。看似在炫技的同时,每个动作都符合剧情发展,符合人物性格,使得技巧与情理互相包含又互相衬托,根据故事情节的递进,有序地表现出了川剧小生繁复的褶子功。

活“续”活现

剧中李慧娘属于川剧旦角中的鬼狐旦。鬼狐旦是独具川剧特色的角色行当,川剧舞蹈技巧的运用都集中体现在这一行当中,鬼狐旦集中表现人物的妖气、仙气和灵气。周慕莲先生曾指出,鬼狐旦集中表现人物的妖气、仙气和灵气。周慕莲先生曾指出,鬼狐的表演在于五个字“快、灵、惊、诈、疑”,是指节奏、惊、诈、疑是神指神态,邓先树先生总结鬼狐旦的褶子功技巧,表达人物此时内心的恐惧,与之前双人舞时的情绪形成强烈对比。在“放裴”中与

形成了特殊的角色个性,特殊的角色个性就造就了独特的表演技巧。

李慧娘本是大家闺秀,因战落难不得已而在贾府做歌姬保全性命。初登台时,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都透露出大家闺秀端庄、娇媚之感,水袖的表现上则柔中带媚,在舞姿优美的同时,又透露出此时李慧娘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束缚感。被贾似道杀害后,化身鬼魂的李慧娘,不再掩饰对裴生的爱慕,不再压抑对贾似道的怨恨。演员通过大幅度的动作、高昂的念白唱词突出人物的转变,使李慧娘被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并与配合夸张的舞蹈动作向裴禹表达心意,诉说冤屈,变幻莫测又合情合理。“幽会”戏中,李慧娘通过半步、圆场、占步等步伐,营造出鬼魂“飘”的形象,以极小的步伐和稳定的步频达到走不动摆的效果,展现出“飘”的视觉错觉,瞬间能让观众将其和之前大家闺秀的形象区分开来,并形成鲜明的对比。

鬼狐旦绫子的表演技法,更是将表演和情感推到最高层。演员将绫子舞动,配合跳、转、翻等技巧的运用,通过这种轻快、敏捷的表现手法,进一步刻画了李慧娘的鬼魂形象。“幽会”一段戏中,李慧娘将一绫子外抛转身下,一缕围颈竖立,一缕垂直落下,表示自己已被杀害,配合面

部表演,使得鬼魂形象神态逼真。后到“放裴”戏,李慧娘回身叩门,刀花转身,双绫飞舞,再结合身韵拧、腆、空腰的变化,急速回身,四处观看周围有无前来追赶之人,更强调了鬼魂的惊、诈、疑。之后,李慧娘、裴生与廖尽忠三追三赶的部分更是精妙,演员没有台词,仅是通过做功展现一绫子配合舞蹈动作与各式技巧,演员以精湛稳固技巧功底推动剧情发展,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

《红梅记》将戏曲歌舞化的审美基因完美传承,从编排、唱腔、程式等各方面入手,结合川剧本身极强的舞蹈性将其完美展现并加以提升。遇裴、玉碎、鬼怨、幽会、放裴等几个重要情节,皆是展现川剧技艺演剧的精妙之处。精湛的表演技艺,随着剧情发展而巧妙变换,故事情节跟随人物情感层层递进,观众在凄婉高昂的舞台表演时空中,体味了一出富有民族大义的爱情剧作。

“以褶”递情

川剧老艺人常讲:“戏无情不感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程式技巧在川剧表演中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川剧小生褶子功的表演特点。在“遇裴”这段戏中,裴禹与慧娘初次相遇,二人情投意合,裴生的褶子与慧娘的水袖一同起舞,宛若翩翩蝴蝶,展现出二人一见钟情的内心悸动之情。贾似道怒而将其杀害,蓄意谋害裴禹将其诓入府中。李慧娘一心挂念裴禹,死后化作鬼魂与裴禹相会,并救他逃离贾府。

为情理中保持各人物角色的个性特点,剧中有意运用如川剧绝活变脸、藏刀、魔烛等演技表

现手法,增强观赏性及审美效应。李慧娘、廖尽忠三追三赶对戏时,运用端襟、蹲步弹襟等技巧表现裴生惊慌失措、恐惧的心态,并以褶子配合慧娘的绫子,将剧情发展

推向高潮。裴禹和慧娘在剧中多次呈现双人舞造型,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二人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

川剧老艺人常讲:“戏无情不感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程式技巧在川剧表演中的重要性,也道出了川剧小生褶子功的表演特点。在“遇裴”这段戏中,裴禹与慧娘初次相遇,二人情投意合,裴生的褶子与慧娘的水袖一同起舞,宛若翩翩蝴蝶,展现出二人一见钟情的内心悸动之情。在“幽会”戏中,裴禹得知慧娘被杀害,站在面前的是慧娘的魂魄后,通过一个前衔接襟又飞过椅背的动作来表达此时的惊悚。在疑团解开后,与慧娘互通心意,运用前飞襟、后飞襟、掸襟等褶子功技巧,表现二人心意相通,彼此相爱的热恋情愫。贾似道怒而将其杀害,蓄意谋害裴禹将其诓入府中。李慧娘一心挂念裴禹,死后化作鬼魂与裴禹相会,并救他逃离贾府。

为情理中保持各人物角色的个性特点,剧中有意运用如川剧绝活变脸、藏刀、魔烛等演技表

现手法,增强观赏性及审美效应。李慧娘、廖尽忠三追三赶对戏时,运用端襟、蹲步弹襟等技巧